

鸟的天堂

彭伟

那年12月,正逢盛夏。彼时,我居住在新西兰奥克兰西区,前往M穆里怀沙滩只要30分钟。《国家地理》杂志评选出的“全球30大美景”中的鸟岛——塘鹅栖息地,就在穆里怀。夏日塘鹅云集,正是观赏好时节。

一个午后,友人驾车载我去鸟岛。车子西行,路畔的草地与丘陵,起伏伏伏,青青绿绿。广袤的草原上,牛羊成群。那一只只雪白的绵羊,仿佛一朵朵白云,被颶风吹散落入草地。公路弯弯曲曲,宛如一条穿梭云间的长龙,而Mini车像一只可爱的小甲壳虫,蹒跚行进。我远远地望见几面星旗在空中飘扬着,穆里怀已赫然入目。“呜呜”的海风绕过山石,咆哮不止。五湖四海的游客们,循着蜿蜒的山间丛林专用道,鱼贯而入。“曲径”倒非“通幽处”——走着走着,海鸟“叽叽喳喳”“啾啾呀呀”的叫声,密密麻麻,夹杂在咸涩的海风中,裹挟袭来。塘鹅集巢的鸟味,越发浓郁。

过了山中一个弯路口,观景台已在脚下,180度的海湾全景已入眼中。“气象万千,沙鸥翔集”的盛大景象,如惊涛拍岸,震撼袭来。穆里怀海滩大体呈月牙形,怪石嶙峋。月牙中间有一处鞋形的巨石从海中兀然矗起,像一颗巨大的灵芝仙石陷入海中,这便是鸟岛。小岛体表全是坑坑洼洼的岩石,深浅不一,大小各异,像一幅幅鬼脸,堪称神工。狂潮巨浪不停地

过秦岭

马旭萍

眼前的画面飞速划过，窗外的景色从平原到山川的变换，不过是眨眼的工夫，疾驰的高铁便要将我从六朝金陵送到千里之外的盛世长安。

看着近前一闪而过的河流，另一侧远处巍峨的山峦，抵不过好奇，给家属发去了自己的定位。

“你这是在黄河与秦岭之间！”

看到消息的我不免惊讶，这河流当真是黄河？这山峦便是秦岭！我脑海中不禁浮现出手机里秦岭凭借一己之力将南下冷空气挡住的视频，面对来势汹汹的冷气，秦岭那磅礴的气势可是不遑多让。

虽从上学时期的课本中就学习过秦岭，也在视频中目睹过它的风貌，但亲眼所见的震撼，终究是文字和影像无法给予的。那平地起峰峦的气势，连绵不绝的山峰与蜿蜒曲折的山脊构成的壮美景色，只有身临其境才能真切感受。

忽地想起从西安去汉中学习时路上的情形。上车昏昏入睡，途中不经意间睁眼，竟发现自己已置身于群山的环抱之中。四周青山围绕，原本阴沉沉的天遇上山中的水汽显得更加潮湿，山间水雾弥漫遮挡，不见天日，山峰时隐时现，好不缥缈。原本还沉浸在景色中，景色却陡然一变，原是汽车驶入了隧道。待到车辆驶出，另一番山景又扑面而来。原本还有些平缓的山体，变得愈发陡峭，有些地方或是直直露出石质山体，或是不见树木。

随着车辆穿梭于山岭险峻之间，本以为这头顶难得一见的自然景色已是足够让我着迷，却未曾想在这群山之间的山谷中，兀地出现烟火人家。不知从哪个山间开始，在那绿色的画卷中间，偶尔便会出现或黑，或白，或红的房屋。在那谷底临水处，在那山体平缓处，一间、两间、三间。在狭小的方寸之间挤出几片菜园，环绕

原来花开花落，月圆月缺，便是时光的形状。

今年春天，我又去看那溪梨花。花依旧白，溪依旧流，月依旧明。只是不见那位老者。问及村人，说是去年冬天就走了，走时窗外正飘着雪，他望着雪花，说是梨花开了。人们笑他糊涂，冬天哪来的梨花？他却含笑而逝，仿佛真的看到了满树繁花。

我站在溪边，望着月光下的梨花，忽然觉得那老者或许并未离去。他不过是化作了一朵梨花，栖在枝头，或是随溪水流去，到了我看不见的地方。花开花落，人来人往，本是寻常事。唯有那一溪梨花一溪月，年年如此，不因谁来看它而开得更好，也不因无人欣赏而开得潦草。

夜深了，月亮升到中天，梨花在月光下几乎透明。我踏着月光归去，身后留下一溪的花与月，静静地开，静静地照，静静地流逝。



暮色看无际

方华 摄

六合杉水秘境(二章)

竺明山

小池杉林

大自然也有秘密处。知道我们要来,羞红了颜。

杉是水杉,鸟是水鸟,草是水草,花是水中花……

轻柔、静谧,深藏的灵动,赋予这片水上森林某种神秘和奇幻。

一群好色之徒,由一条原木栈道领着,越深入越兴奋。

阳光砸在杉树上,羞红就飘下来,落在花花草草上,落在小鸟的翅羽上,落在波纹里,也落在我们羞愧的心里。

光和影,颜和色,成为幻动的主题。

栈道曲里拐弯。每深入一步都是奢侈的。每捅破一层面纱都令人尖叫。

一只长腿鹤腾空而起,飞出谜面,点动的波纹像唱片一圈圈散开,让我们去倾听、琢磨。

这样的场景适宜邂逅,适宜为一棵树停留,为一朵红颜守候。

清风翻动涉水的光阴,一些旧影无法挽留,一些故事等待重启。

陷入,是一种心动,是有预谋的。

兜里一串钥匙,没一把能打开爱情这把锁。

春天里的故事

陈具慧

春日里的阳光温暖,我踩着自己的影子,脚步缓慢。
一位老妇人撑着雨伞,遮挡着自己和自己的争吵声。路边拐角处的剃头匠还没有来
几位老伯坐在那里,一边听戏
一边开怀地大笑,露出粉色的牙床
太阳光落在收音机上沉默不语
一只羊羔,拴在一棵树旁的铁笼子里
在狭小的空间里,用嘴巴
接住主人的青草,慢慢咀嚼——

我总是不按常规走路,耳边挂着重家人的提醒“要走斑马线,红灯停”
可我还是经常闯红灯,走进斑马线才知道犯了错,来不及折回
——被困原地
温和的阳光依然照着我,也照在一朵朵小黄花上,嫩绿的枝叶
鹅黄色的花朵,一幅春天的油画
我轻轻地采摘一朵别在回忆里

双眼皮的春天

(外一首)

黄宇辽

密蒙花眨眨
阿妹在河边梳头
木梳卡在第二道波浪纹
她对着水面皱眉
河水就泛起两圈笑涡

看什么看
她掬水泼向柳条梢
惊飞两只麻雀鸟
在空中划出两道弧线
像她采桑时用扁担挑起的那对酒窝

四月裂帛

张文霞

桐花来看我
细声喘,喇叭儿嫣红
芦苇拍打廊桥。
一半枯黄,一半青翠

紫 将自己编入柳条筐
送给湖边,早起的寻花人

阿妹与阿哥

渔网晾在竹枝上
兜住一缕炊烟,越挣扎
网眼里的天空就越蓝
阿妹收网时,抖落两颗发芽的鱼眼

光斑照那头
阿哥用竹竿量自己的影子
量到第二个格子时
突然捂住眼睛说
太阳咬我眼皮
他睫毛上挂着,分明是昨天
阿妹给他粘的白云两朵

我是来采办胭脂的
而你,却打来一竹篮湖水

虹桥

春天来了，花便次第开了。迎春花，桃花，杏花……姹紫嫣红，赶集似的向人间报春，然而最吸引我的还是那溪边的梨花。梨花是不争春的，它开时春天已经老大了。别的花早已纷纷扬扬闹过一场，它才不慌不忙地绽出骨朵来。那满树的白不是雪白，也不是纯白，更不是瓷白，而是带着一点青气的白，仿佛月光把花瓣润透了。远远望去，一树梨花便是一树月光，静静地栖在枝头，不声不响。

溪边的梨花尤其好看。那溪水不宽,也不急,只是缓缓地流,仿佛也怕惊扰了梨花的清梦。梨花落在溪里,便随着水流慢慢地漂,一片,两片,三片……漂着漂着就不见了,大概是溶在水里了吧。有时风来,便吹落一阵梨花雨,纷纷扬扬地洒在水面上,那溪水便成了一条流动的雪花。

我喜欢在傍晚去看那溪梨花。我坐在溪边，凝视着潺潺溪

水，那时游人已散，天地间只剩下梨花、溪水和渐渐升起的月亮。梨花在暮色中愈发地白，白得几乎透明，白得几乎要滴下水来。月亮刚上来时是黄的，渐渐地也白了，与梨花交相辉映，分不清哪是花，哪是月。

记得去年此时，我在溪边遇见一位老者。他满头白发，与梨花一色，静静地坐在溪边石上望着流水与落花出神。我走近了他才发觉，向我点点头又摇摇头，不知是何意思。我问他可是在赏花，他笑笑说：“不是赏花，是看时光。”我不解，他便指着溪水说：“你看这花，漂走了就不再回来；这水，流去了也不再回头。我坐在这里，看了一辈子花开花落，水流水止，如今自己也快变成一朵落花了。”他说这话时，一片梨花正落在他肩上，他也不拂去，任由花瓣停在那里，像是本来就该在那里似的。

后来我才知道，那老者是村里

海边人家

王海波

“海上的事，说不准的。”老罗的烟头明明灭灭，他粗糙的手指指向海天交界处，“你看这日头多好，保不齐夜里就起风。”

碰到老罗是在一个带着咸腥的清晨。这位老船公佝偻着背，宛若一张被海水泡皱的帆。阳光穿透他指间的渔网，在地上投下细碎的影子。他的皱纹里嵌着几十年海风刮进的盐粒，眼睛却亮得惊人，好似能穿透迷雾窥见深海里的鱼群。

老罗的早晨从潮水开始。天还没亮透，他就海滩上踩出一深一浅的脚印。有时弯腰拾起一片贝壳闻闻，有时掬一捧海水尝尝，海会告诉他今天的秘密。几年前老罗闪了腰，腿脚又没那么灵活，只能留守岸上，修补渔网，或是整理那些已经晒得半干的鱼虾。海风吹来，挟着海腥味，穿过渔村。风并不猛烈，悠悠拂过，将渔网上的海草摇落，又将晾晒的鱼鲞吹得微微颤动。他的两个儿子驾着海船出港时，船头劈开的浪花里跃起银光闪闪的海鱼。

海边人家的生活，是与海朝夕相处，既依赖它，又畏惧它。孩童自小就识得潮汐的规律，晓得何种贝壳可食，何种海藻有毒。他们光着脚丫在海滩上奔跑，皮肤被晒得黑红发亮，眼神里早早染上了大海的深沉。

晌午时分，老罗突然掐灭了烟，顺着他的目光望去，看见天边正悄悄爬上一抹铅灰。渔妇们陆续走到码头，她们的红头巾在风中翻飞，如一串串红旗。没有人说话，唯有缆绳拍打桅杆的声响越来越急。“该回来的……”老罗的话被一阵突如其来的海风刮散。他摩挲着膝盖上那道触目惊心的伤疤，那是当年刮台风受的伤，逢阴雨天就疼痛。

雨幕垂落时，第一艘归港的渔船返回。船舷上挂着的水珠串成帘子，老罗家老二从帘

子后钻出来，怀里抱着个湿漉漉的麻袋，袋口露出一截蟹钳，还在不甘心地开合。

老罗的厨房亮起了灯。灶台上的铁锅咕嘟作响，蒸汽裹着海的味道在梁柱间游走。他忽然变魔术般捧出个青花瓷盘，三只梭子蟹叠成宝塔状，蟹壳上还黏着淡黄的脂，在灯下泛着晶莹的光。

“破——”蟹盖掀开的瞬间，金黄的膏脂顺着我的手腕蜿蜒而下。老罗用鱼刀轻轻一挑，整块蟹肉便颤巍巍地立在壳里，雪白的肌理间仿佛能看见潮汐的纹路。

我问老罗这蟹怎么蒸的？“简单得很。”老罗往灶膛里添了把柴火，“活蟹、猛火、海水，缺一不可。”他用汤碗倒了半碗烧酒推过来，“这蟹也只有在在我们海边才能吃到。”老罗抿一口酒，又咧开嘴，他不作声，那是在替所有出海人咀嚼生活的滋味，咸涩里藏着甘冽，平静下酝酿风暴，就像此刻碗中的酒，初尝是海风的凛冽，回味却是海边人家特有的暖意。

我想起多年前初次造访。那时为查女炮历史料，在这个倔老头跟前碰了一鼻子灰。他犹如一块礁石似的坐在村委会，连杯茶都不给倒。老罗奇奇怪怪的，不近人情的样子，不管对谁，没有恭维话，整天板着脸，如同少他钱似的。我去了几回，直到有天暴雨，我帮他收晾晒的鱼干，他才从抽屉里掏出香烟递给我，聊起海边的过往。

渔港夜雨中，数点渔灯棹远烟，村港被雨雾笼罩。回想起来，我走过许多海边城市，却没遇见老罗家那样鲜亮的膏蟹，蟹味的鲜美，是用等待熬成的鲜，是用牵挂吊出来的甜，是海边人家代代相传的生命密码，融入了海边人家的淳朴友善与温暖人情。

是啊，真正经历过风浪的人，才能从海腥气里品尝出人间至味。

到了手，算下来，她每月额外有三百多元的“进账”。我和儿子彼此激烈竞价，最后各得其所。

看到一件事有着落，老爸宣布散会。我们心满意足地回自己的房间忙自己的事。

中途，我想上卫生间。经过厨房时，老两口在嘀嘀咕咕。出于好奇，我躲在门旁边听他们谈些什么。老妈埋怨道：“搞这种物质刺激爱好，”“可我们哪能出这个钱？”老爸嘿嘿一笑，压低声音说：“我们的退休金合起来已经加了几百元，我们只当是没有。我这是花钱把你解放出来，腾出时间在外面跳跳舞，逛逛街，找些享受……”

家务招标

宋绍武

那天，老爸说要开个会，主要是家务活改革的问题。老爸的鬼点子特别多，平常总是说些大话，净来虚的。既然这么郑重其事，我们看看他又在玩什么花样。

老爸呷了口热茶，慢条斯理地说：“五一过后，所有的家务活细化，实行招标，自主选择。像外出买菜，回来清洗至弄熟，还有洗碗、拖地、遛狗、洗衣物、花卉养护等等都可以出价。我们看谁出的价最低就包给谁。完成得好，每周到我这儿兑现劳动所得。”

这下可热闹了。平常对家务活不闻不问的老婆把最有油水的做饭活以超低价抢

农人守望着大片稻田
从耕地、插秧到抽穗、收割
从青春到白发
庄稼黄了又绿,绿了又黄
时间在轮回中不曾遗忘

有风吹来
农人弓着背的身影
在夕阳中伸直、拉长
光线暗下去了
而生活又亮起来了,像晨曦